

漢州志卷三十五

藝文志

傳

皇清

教授王君傳

太子太保
刑部尚書
錢陳羣
香樹
嘉興

君姓王氏諱師隲字文岳號密成先世蜀人由重慶遷漢州丁明末造屢罹兵燹五世祖仕孑然僅存生景曾景曾生日明年十八遇獻賊亂舉家被害曰明掩伏祖墓傍荆棘中夜則草食泣干義兄曰孟者明父景曾恩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傳

二百一十七

育子也從夾江縣尹任歸省祖墓得之載與俱至夾江曰明生萬福字配庵賦性明爽意致磊落以遭亂甫定遺孽未靖移居崇慶州尋還則先代田廬久為他人有因家於城北君生有異稟總角如成人十歲能文父配庵最鍾愛之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研窮經史晝夜不輟父憐而諭止之則閉戶默誦以為常家貧授徒以供子職脩脯所入鮮腆致養先意承志族黨咸稱之以乙科官長壽教諭居父母喪毀瘠幾致滅性孺慕終身其

也勤導諸生膠漆少達者謂其上

周恤無幾微德色學宮傾圮捐金新之遷渝城教授興
修學校督課生徒愈殫心力喜成就後學教子極嚴仲
子愷登賢書歷任縣事有聲君往復教誠自安苜蓿任
滿當遷奉檄敦趣就駕力辭不赴遂引年歸卒於家壽
七十一家居接鄉里以信順訓子弟以端謹尤篤於收
族痛先世罹獻賦之難播遷無常按譜上塚其可考者
皆次第繕葺宗人之贅大邑者三世不返父寢疾舉以
屬君越數載君造廬勸歸聚居城北訪塾師某墓躬親
祭掃歲久無廢其居鄉醇厚類此性耽學問以程朱爲
歸愛讀性理諸書不龐雜二氏之說娶於周爲夾江周
處士女習勞勤勤操作育五子皆成立有文行寓狀乞
傳以章顯其先人者愷也

張崇修太史傳

禮部精膳司主事

姜錫嘏

爾常內江

張公諱仁榮字崇修號容齋漢州人明卽爲州世族先
世多顯達名一鶴者理學甚邃名一廉者始修漢州志
經亂散而復聚家於白魚河之柴溪營先生父諱元正
勤儉起家歲歉常捐穀賑鄉里來糶者賤其值取租較
常人減十之二三無壓佃錢佃者亦歲無逋負世相代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傳

二

三百七十八

樂有家室如己業焉元正公善行益力世德發祥徵於先生昆季先生年十八補弟子員偕弟仁壽仁同遊石室與余同硯爲顧密齋彭樂齋兩先生所器重常指之曰此篤行君子也待人以誠有直諒風日先生出歸有友題其齋曰大風堂言凜冽也然敬愛逾至先生之丁父艱也廬墓三年食必祝新必薦寒暑風雨無倦容先墓在上陵寺爲豪右所佔公清理之繚以垣春秋率子弟祭祀如禮暇則讀書講藝無苟言笑有問字者諄諄以敦行爲訓故門下士皆行止有法度服闋聞彭樂齋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傳

三

三百六十七

復掌錦江書院再受業焉時年已五十餘矣羣彥以先生爲法賦詩推重之先生旣屢躋場屋年七十或勸虛填年歲可冀

恩澤先生正色曰這就是欺君斷斷不可張雲谷曰誰肯如此真形影無愧人也逾十年吏部員外郎吳壽庭爲督學先生白髮穆穆猶錄遺督學顧廣文魏國清曰香山九老中宜着此人時恭屈

高宗純皇帝登極之六十年乙卯

萬壽聖節也節相孫上毅與督學字議於諸生中擬九人以進

先生端厚夔鑠故獲首選入京會試舉知貢舉
臣具奏奉

上旨賞賜翰林院檢討銜同賜者百餘人翊日五鼓趨至高梁橋
道旁接

駕叩謝

上顧而樂之蓋昇平人瑞者年力學我

國家教澤涵濡之盛如此也暑熱先生憩於受業姪懷泗
宛平署秋涼游於甘肅之寧朔取道雲棧以歸仍以引
誘後進爲樂偶臥病雲谷往省先生曰我生平無大過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傳

四

三百八十二

人亦無少負人煩作生傳待瞑目焉雲谷曰古無作生
傳理兄壽脈長望自寬脫不幸亦不敢辭先生領之既
而雲谷回成都卒先生聞之痛越日尋卒年九十歲著
有容齋未信稿四卷雙桂堂詩鈔二卷先生兄弟四人
次仁爵乙酉科選拔著有率性堂課稿四卷桂軒吟詩
鈔二卷次仁守太學生早卒次仁同乙酉舉人安嶽點
縣知縣著有一得集文稿四卷客窗吟詩鈔二卷未久
致仕有清德先生子三亨來亨瀛庠生亨臨太學生
論曰余遊石室以兄事崇修方面長身鬚眉疎朗如在

高楹廣厦中見大貴人巨冠濶袖長劍指頤未嘗不魄動也迨同輩皆出身為內外官越五十餘年而崇修始以薦辟為太史升沈遲速誠有數哉士之致力於功名富貴者多矣能篤行力學始終不倦者有幾予乞休後主席錦江書院猶與崇修數相見於蓉城終日危坐無欲容言論皆歸古人無他語其志行堅凝如此誠可為後學楷模矣

宋二程夫子傳

署州牧 曾先烈 藿亭京山

程伯子名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徙河南高祖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傳

五

三百六十六

羽太宗朝三司使父珣仁宗錄舊臣後以為黃陂尉久之知龔州徙知磁州又徙漢州嘗晏容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謹言佛光見觀者相騰踐不可禁珣安坐不動頃之遂定見成都隱君子治篋箱桶為業就視所挾冊乃易也欲擬議致詰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發問曰三陽皆失位珣渙然若有所省後熙寧法行為守令者奉命惟恐後珣獨抗議指其未便遂移病歸旋致仕累轉大中大夫元祐五年卒年八十五伯子生而神秀動必以經年十五與弟頤以父命同受學於周茂

遂慨然有求道之志嘗自言再見茂叔後吟風三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已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嘉祐二年舉進士除鄆王簿多異政調江寧上元主簿值令挾攝邑事盛夏堤決法由府稟漕乃後調役伯子曰必需命則苗稿矣輒發民塞之歲則大熟邑當水運之衝舊爲小營以處漕卒之病者然必請府始給食以故多死伯子曰漕司預貯米以飼病卒全者大半嘗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遷晉城令民以事造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傳

六

三百九十四

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惠難相卹而姦僞無所容孤寡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矢所河東義勇農隙演武多應文伯子至晉城之民遂爲精兵嘗書視民如傷於座右曰吾嘗媿此熙寧二年八月呂公著薦爲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屢召見曰欲常常見卿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前後進說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慾求賢育才爲言務以誠意感悟人主嘗勸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帝俯躬曰當爲卿戒之王安石執政更張庶事中外不以爲便伯子被旨赴都嘗

議事值方怒言者厲色待之伯子徐進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居職八九日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興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况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干政使徼倖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論之風寢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罷言職嘗言新法之害吾黨不能以至誠感動上意適以激成之耳安石敬其忠信不深譴但出提點京西刑獄固辭改簽書鎮寧軍判官伯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傳

七

三百九十五

子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程昉治河取澶卒八百虐用之衆逃歸羣僚畏昉欲勿納伯子曰彼逃死自歸弗納必亂若昉怒吾自任之親往啟門捐勞約少休三日復役衆謹踊而入具以事上得不譴曹村埽決伯子謂郡守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所當爲盍盡以廂卒見付渙從之伯子躬至決所激諭士卒命善泅者度決口引巨索濟衆兩岸竝進數日而合水溢洛河竹木務特遷太常丞帝欲徒修三經義決不可

知扶溝元豐初召判武學以李定論罷歸哲宗召爲
正丞未行卒年五十四及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少
生第頤爲之序嘉定十三年賜諡純公淳祐元年封河
南伯從祀孔子廟廷

程叔子名頤字正叔少伯子一歲年十八詣闕上書勸
仁宗以王道爲心生靈爲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
且乞召對不報因遊太學見胡瑗時瑗以顏子所好何
學論試諸生得叔子文大奇之處以學職嘉祐四年試
進士報罷遂歸不復試英宗時嘗代父珣上書陳治道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傳

八

三百七十四

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懇切敷暢可舉而行以
父珣年老左右致養無違家事悉力營辦細務必親贍
給內外親戚八十餘口治平元豐閒大臣累薦不起元
祐初年逾五十矣司馬光呂公著疏其行義謂宜擢以
不次使士類有所矜式授西京國子教授尋召爲秘書
郎崇政殿說書疏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人主一日之
中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女之時少氣質變化
自然而成願選名儒入侍講勸復畱分値以備訪問或
有小失隨事獻規歲月旣久必能養成聖德叔子每進

講容色甚莊繼以諷諫見上折柳戒曰方春草木發生
不得損其生意又聞帝在宮中盥而避蟻進曰推此心
以及四海帝王之要道也會冬至上未除喪百官表賀
叔子言節序變遷時思方切乞改賀爲慰既除事有司
請張晏開樂叔子言當因事張樂乃可若特設晏是喜
之也詔皆從之帝累日因瘡疹不御邇英殿叔子詣宰
相問安否曰主上有疾大臣可不知乎若上不御殿太
皇太后不當獨坐叔子與蘇軾議論素不合會叔子門
人賈易朱光庭合攻軾胡宗愈顧臨又詆叔子不宜一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傳

九

三百八十六

孔文仲極論之遂出管勾西京國子監久之加置秘閣
董敦逸復據其有怨望語去官紹聖中削籍竄涪州赴
涪渡江中流船幾覆舟人皆號哭叔子獨正襟安坐如
常及岸同舟父老問曰當危無怖色何也曰心存誠敬
耳父老曰心存誠敬固善然不若無心叔子欲與之言
徑去不顧在涪註周易與弟子講學不以爲憂赦歸不
以爲喜自涪遷洛容色髭髮皆勝平昔自謂學之力也
元符末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崇寧中復奪職居
居龍門之南五年復宣議郎致仕大觀二年九月

七十五涪人祀之於北巖天下皆稱伊川先生紹興贈直龍圖閣嘉定十三年賜諡正公淳祐初封伊陽伯從祀孔子廟廷其學本於至誠以大學語孟中庸爲標準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爲師卒得孔孟不傳之學爲諸儒倡所著易春秋傳至今宗之

曾鶴溪先生傳

張拱宸

先生諱懋字勉之一字用修鶴溪其號也世籍閩漳南靖父學志雍正四年遷蜀合州繼金堂繼漢州公家貧力學二十五歲補博士弟子員食餼辛卯舉於鄉又十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傳

十

二百七十七

年始公車北上初公之就外傳也讀書日數千言過日不忘出語動合古訓以貧故資館穀養親不給則租田而耕輒太息曰吾竟如此耶晝胼胝夜則半榻一燈讀書僧舍如是者有年故補博士弟子差晚人有笑之者以爲農夫也公事親雖貧不闕甘旨父與公俱病篤父厭飲藥公力疾捧藥跪進父喜飲時公病宜服人參公不忍服再三奉父頃之竝愈人謂純孝之感云母賴氏逾八秩艱行履且齒落不勝穀食公年五十出入背負以遊盥漱反哺以養暨二親歿公俱哀毀骨立弟一友

愛殊甚析產後多宿逋公獨任之所分產讓之耕終公世不取息復遭回祿所有一空公給薪米且爲亟請於族族感公誠亦樂助之始克安集嘗倡立祠尊祖敬宗收族肫肫如也讀書喜范文正公義田法請於族積子母錢一曰濟貧會以給族中之不能婚葬及孤獨無依者一曰書香會以勵族中之善讀書能文章者生平酷慕麥舟盛事歲入修金必置羨及米一二石於館以周不能卒歲者又給緡成某婚置棺瘞某喪執友莊新溪貧病且死贈賻有加前輩張孝廉死無所歸公謀葬之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傳

十一

公之爲人又比比如此初金邑人慕公學白於令延師繡川書院時陳陶萬先生居家公聞往力辭且致書於薦公者轉薦之陳公訓公童子師也卒無嗣葬某鄉公欲移高原冢纍纍不可辦每肩輿至必步行過之依迥不忍去少與金堂傅曉亭邱獻華陳曉溪暨余十餘人爲麗澤會而曉溪尤對榻久霜晨月夕以聖賢切切磋經濟相期許公歿以聞道題公墓每語及公輒欷歔泣數行下戒公諸子曰若輩讀書要好生爲人不然行乃翁矣可謂知公之深矣蓋公平日義利關頭

打得破居家閉門却掃竿犢不至公庭出入起居以
義自繩布衣蔬食晏如也在鄉里恂恂恭謹嗚呼農夫豎
子必與行賓禮成人之美息人之爭樂道人善不稱人
惡無禮於己待以恕有德於人不自矜教子孫尤有法
嘗曰汝曹處世要存忠厚寧人負我無我負人又曰讀
書所以明理綱紀倫常爲人之道禮義廉恥立身之防
倘有不類非我子孫也築野墅曰頻復堂曰養癡亭來
學者至不能容無寒暑與講說自晨至夕不少倦諄諄
以立心制行爲先嘗謂讀書不愧聖賢方算得一個人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傳

三

三百五十七

故一時出其門者皆知名士讀書極博而四子書尤精
前賢諸講義靡不究心張雲谷與公友善嘗謂人曰鶴
溪理學人不及也嗚呼人貴自立余閱世久矣無憑籍
者不能有成成矣而患不醇粹公抗心從身心上磨礪
雖貧窶不易所樂隨目前所遇行目前所宜一言一行
不離日用之閒庶幾不愧不忤者矣公亦洵稱賢豪者
哉

楊展傳

張邦伸

楊展字玉梁嘉定人長七尺有咫性倜儻負文武姿尤

工騎射舉崇正己卯武科庚戌成進士第三人授遊擊將軍時秦寇方熾朝廷深重武臣尋升展參將以憂家居值蜀亂鄉盜縱橫嘗與族子踏月江邊岸影見人行諦視曰此賊也射之應弦而斃覘其人果素掠鄉里者人以是畏服之甲申獻逆據成都僭號改元遣僞將肆掠展起兵犍爲會閣部王應熊檄至卽從總督樊一蘅及遊擊馬應試余朝宗等攻敘州力戰復其城走僞都督張化龍又擊敗馮雙禮遂次第收嘉眉諸邑衆至數萬獻賊遣狄三品劉文秀等來侵大敗還永明王嘉之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傳

三

三百十二

授總兵晉爵華陽伯時歲饑人相食展遣使告糴黔楚自紳士以下至弟子員皆給貲農民予牛種使擇地而耕願從戎者補伍百工雜流各以藝就養孤貧無告者廩之又置竹筏數千於因河以濟榮威富之避難者俾居思經瓦屋諸山而令其子璟新屯田於峩眉歲獲粟數千蜀南賴之獻忠忿展盡取故地率衆十萬裝金銀珠寶數千艘蔽江而下擬入楚展起兵逆之於彭山江口分左右翼衝拒而別遣小舸載火器以燒賊舟兵交風大作賊舟火起展身先士卒殪前鋒數人賊奔潰

走江口兩岸偪仄前後數千艘首尾相啣驟不能退風
烈火猛勢若燎原展急登舟促攻鎗銃弩矢百道齊發
士卒糜爛幾盡所掠輜重悉沈水底獻從別道逃免旋
奔川北展追至漢州封其遺屍而還是時展威名大振
蜀之起兵拒賊者皆倚爲長城袁韜武大定窮困來奔
袁故姚黃餘賊武則小紅狼別部也展愛其勇推心任
之命大定守青神韜守犍爲鼎足備賊偏沅巡撫李乾
德初以總制來蜀獨許袁武深相結至是韜與總兵李
占春相惡展素厚占春以銀萬兩米萬石餽之韜不平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傳

占

三百九十三

大定亦忌展富乾德以展遇己簡畧因嗾二人殺展適
值展壽日詭稱介壽設晏犍爲展欲往其子璟新諫曰
近觀二人意殊怨望須察之不聽及出乘所愛白馬回
齧其衣者三展厲聲曰吾不懼獻忠豈懼他人耶佩劍
攜一僮扁舟南下袁武迎之僞爲恭謹者展坦然入帳
連飛數十觥大醉日暮袁武解展劍昇入密室使勇士
往刺之展寤後目不交睫晴光炯炯射人操刀者三至
不敢動展僮云無畏也遂縛展展覺知有變佯呼曰酒
渴甚予我水飲僮止之遂遇害展素精五行遁術得水

可免其死也實僅促之云占春聞展被害率兵爲展報
讎不勝而歸袁武遂圍嘉定三月破其城環新以親丁
三百騎突圍奔逃其妻陳氏指袁武罵曰爾等窮來歸
我我先人處以要地資以多財何負於爾迺圖我家真
喪心犬彘也袁武殺之悉併展之資與衆乾德因勸袁
武據守嘉定後賊將劉文秀至袁武與戰大敗俱降賊
乾德赴水死環新奔投我師更名環授參將遷遊擊順
治十六年

王師下嘉定文秀大敗韜爲亂軍所殺大定投首十八年環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傳

五

三百四十九

路遇大定手刃之大定死環坐擅殺落職家居十餘年
卒

張節婦程孺人傳

李調元

節婦程孺人者漢州張公凌霄之妻也以子邦伸貴封
孺人竝請旌表建坊於其第後營故令人皆稱其里曰
花牌坊初孺人之歸凌霄公也年二十一未逾旬卽遭
姑喪枕苫茹荼未嘗御帛時公與其兄超弟趨皆列上
舍試輒優等一時有三鳳之目人皆謂取青紫如拾芥
也卒不得意賣志以歿遺子仁壽甫七歲邦伸甫一六

矢志撫孤日則膏脂修髓以事舅夜則篝燈紡績以課子嘗謂二子曰汝父之彌留也囑我曰吾生平未竟之志將於二子是續汝善教之無使吾目不瞑言猶在耳吾所以不從汝父於地下者以汝二子故也若汝等墮厥志吾無以見汝父於地下矣二子皆涕泣謹受教未幾又遭舅喪熒熒在疚伯超亦相繼歿遺孤俱幼華門環立相對淒然孺人皆視如亡子爲之擇師授室而諸孤亦視如己母無此疆彼界之分鄉人至今奉爲女宗仁壽者余之同硯而邦伸者余己卯之同年也嘗謂余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傳

六

三百八十四

言孺人性聰慧鄉內則爲外祖程公佩愛女以擇婿乘鄉而得公人謂有知人之鑒故余知其詳如此邦伸於鄉舉後籤發中州爲令署光州判宰襄城歷固始卓薦循良第一仁壽亦授廣西經歷先孺人歿然二子之貴也孺人皆得親見之其各有能聲皆出畫荻之教云孺人壽七十一卒於官署邦伸扶櫬歸里葬於三臺之樂安東原明年鄉人奉主入州之節婦祠州牧徐公德元親以鼓吹送之人以爲榮

贊曰程氏自宋以來爲蜀望族蘇軾之母亦出於程嘗

謂軾曰汝爲范滂吾獨不能爲滂母乎世謂有此母方
生此子今孺人以節孝著而固始又以循良稱忠孝之
傳累葉不替其於蘇母若後先一轍焉天之所以而熾
而昌者寧有旣乎

黃母王孺人傳

什邡知縣

甯

鈞 涪維

我

皇上登極六十年

萬壽八旬有五

恩詔開科取士於乾隆五十九年甲寅秋鄉試錡忝四川房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傳

七

三百十八

考取中漢州學生黃本芳卷文有實學揭曉知名敦實
行士也竊喜得人晉謁時長跪請曰夫子有道德而能
文章芳母孀守賈志以歿求夫子作傳以信今傳後爲
泉壤光錡曰予非有道德能文章惟其事實則信信則
傳子爲母請母虛詞遂呈其畧曰芳母王氏漢州庚子
副榜歷任重慶府教授王公諱師隲之女年二十適芳
父成都府學生諱然生芳與女兄四人遞事會祖父母
祖父母曾祖諱琚原任金堂縣儒學訓導後隨流寓金
堂祖諱廷諮中江縣歲進士相繼終父教學糊口

中江縣下村庚午歲生芳未及三歲父見背伯叔力能相顧母攜子女寄食漢州舅氏家勤苦女工嫁西女芳授讀嚴爲課責每戒曰汝父年三十有六始得汝一人嘗言生平最愛讀書人今幸有子當教育之以紹先人書香不幸汝父早逝當努力以成父志芳年十九母爲完娶移居舅氏宅外芳訓蒙饗殮莫繼母晝則薪芻以供燎爨夜則紡績以資口食遲眠早起終歲不收癸巳歲芳始入泮丁酉歲母年六十有二疾終芳不孝無財棉榔衣衾俱不得備卜葬無所寄厝於舅氏舊塋之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傳

六

三〇六十九

側今幸竊一科皆母氏孀守遺澤芳痛心刻骨爰啣哀以請予閱黃生所述母畧守孀教子亦平平無奇節然婦道也母道也皆實而可信黃生勉乎哉昔歐陽文忠公作瀧岡阡表以子表其父母不藉他人口而父之仁母之賢字字畢露令人流涕惟其實也然必如文忠之道德文章乃足見母能教子子能傳母之賢即使文忠公不登宋室宰輔以一士終而道德文章所在其母之賢亦必傳無疑者况今

聖天子孝治天下

心曩沛生將公車北上所以顯揚其親者正未有艾也貴生勉乎哉予始錄其實俾以誌諸家乘云

劉升士傳

浙江寧海 鄒伊寧 涪州 縣知縣

嘉慶丙寅余以事至成都主於劉氏別館得與華九交將行華九以其尊人升士節畧求為傳憶曩者王妙山客涪陵常為余言劉氏多盛德事今觀節畧所載皆人生日用之常而或有能有不能則升士為不可泯也已公諱守貴祖綱勳父一正皆以忠厚世其家貴總角如成人讀書晝夜不輟屢試不售遂援例貢成均貴髫年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 傳

十九

三百七十九

善承親意即怒甚一言輒解母病侍湯藥衣不解帶者累月偶於藥肆聞某醫良星夜偕來度往返一百四十餘里初不知其行之何以速也母病尋愈生平寡言笑雖未嘗顏色加人而人自不敢犯喜接寒賸常為人籌急緩鮮使脫空者遇貧家雞酒相邀風雨無阻常言貧家設饌較難物薄意厚勿使虛也居恆不營美食鮮衣省一美食得常食數十省一鮮衣得常衣數十節此增彼於己無損而於人有益亦酌盈劑虛不費錢推解云向與貴同舍生某已落魄矣相遇於馬前趨而過貴命

華九追呼之其人狂奔去嗣復遭於道始悉前狀丁
衣理業旋為娶婦至今生子女克有室家嗚呼士之於
修飾邀時譽者皆務為奇節異行以震世駭俗然浮薄
之行未必不由此起而子孫欲表揚其先世者又皆騁
虛辭雜浮議以欺人耳目譽者在前毀者在後欲以彰
之適以誣之甚無謂也今君之為人固恂恂然若無以
異於人者然而事親孝事長順兄弟友家庭雍睦鄉黨
無閑言性磊落不能容人過而人亦不之憾蓋相信有
素也自君之沒迄今歷有年而輿論翕然稱為長者噫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傳

三

三百三十九

為人如是是亦可以傳矣抑予更有為華九勗者易云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歐陽文忠之敘其先也曰為善無
不報而遲速有時前人之積累有待後嗣之張大者豈
淺鮮哉君有子三長耀宗庠生早卒華九其嗣也

記

宋

補夔州大成樂記

張震

宋興百餘載文物具舉惟樂律之議紛然歷數大儒莫
能定卒至大成而百家盡廢於是鑄金尚方採石泗濱

以班諸天下校學異時諸生類以時肄習春秋釋奠
堂上下之樂翕然雜奏以響先聖先師盛矣自中原
變城邑爲墟雖東南郡縣還定安集之餘而禮樂器
無一存者蜀獨以不被兵僅獲全而數十年閔吏唯簿
書獄訟兵食之爲故謂儒者事特無訾省甚者竊取資
几案虞玩之用此其於幸中又得不幸者也始夔有賜
樂視諸故府十闕五六雲安舊爲軍亦有賜取而合之
不足則又搜取於他州鐘磬正聲中聲凡五十有六按
圖爲龔簾寘諸學宮每歲祀陳於庭雖備而不作尚庶
幾存其意此夫子不忍去告朔羊之志也嗟夫古之禮
樂不可復見矣使器無廢猶有考焉而并舉是去之獨
何心哉助予爲是舉者通判鮮于侃晉伯教授宋明孫
晞亮隆興甲申十月甲子廣漢張震記

明

房公石記

楊 慎 新都

天下郡縣歷代沿革不一而名稱隨之蓋有不百年閔
而湮刊凋謝訊其故名已迷易其處至於吏於土者升
沈交代如傳舍然則又不數十年而弗能姓字誰某矣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三

三百五十二

理也亦勢也若夫賢者之所歷惠利及物遺愛在人其
其人斯重其地重其地斯紀其蹟思之矣斯久而益深
重之矣斯遠而愈彰紀之矣斯著而不磨故其遺跡舊
址雖在荒陬無人避遠城市之區後之人不知所以崇
尚而推表之然而思之重之在人心而蹟之顯者在人
目雖問之樵蘇山氓猶能指點於兔鹿之溪薦莽之外
也是何也栢捲遺書孝子興懷而兌戈和弓忠臣所以
謹陳而不敢忽焉者也例此以論則夫賢長吏之所在
人之思之其有異此也哉故有茭憩之棠畱佩之亭甚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三

三百八十九

之拜其舄履張其畫像者則凡可以繫其思者宜無不
重之紀之矣唐太子賓客禮部尚書房公次律罷相後
爲漢州刺史鑿巨浸人號爲房湖政聲流聞未幾復召
入爲刑部尚書旣去而州人思之所爲立石號房公石
者也石在州治內歲久寢仆知漢州事盛君慕公之賢
而圖所以永係州人之思者復爲建亭覆之將以避風
日之剝炙苔蘚之侵蝕使繼此而來宦者有所嚮往焉
其崇尚推表之至矣亭成寓書於予曰請一言記之房
公在唐爲名臣開元天寶閒以姓配公不名字而可知

者房其一也史贊其德器有王佐才以忠義自奮片言
悟主柳子厚稱之曰相元宗有勞於國人咸服其節相
肅宗作訓於政人咸尊其道其見重於公議如此不幸
讒人萋菲用違所長致有陳濤斜之敗世多以此少之
然究竟其事則中人促戰責有所歸擬之荀林父於邲
郭子儀於相州不幸蓋頗同焉至後世朱子追論而惜
之亦有杜甫之抃爲正也使當唐全盛時從容廟堂閒
所立固當不在張韓諸名宰下推其刺一州而名百世
亦其緒餘耳一石之立於公何有茲石無公題識於當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三

三百九十一

時文刻地幾易名官幾易姓而屹然七百載人不知爲
房公石者真不係於言之有無也復欲益以卮亦贅
也已昔賢有沈碑湘潭爲身後名之慮至遠也然而江
未爲陵而石已泐峴首片石乃能使見者墮淚而頌之
至今蓋有傳在人而不在物其所感在遺愛而不在石
也由是觀之漢人之思房公固當與房湖爲無窮而亦
有不賴於茲石矣然卽州人愛戴之誠可見人心之易
感與君子之澤之遠盛君復有尚賢之舉出於尋常皆
非而可記者也故爲書其本事於前而志歲月於後云

重修漢州文廟記

四川提學 康 振 廬陵

正統三年予持節按漢州吏民上謁時嚴陵章瓚爲守
既謁文廟還一老人頎然出衆自陳廬陵人遊四川留
四十年語久之予因歎文廟歲久重修可百年非白金
百餘弗完老人能捐金乎老人欣然願成之取酒與酌
勉圖厥終勗章守相其事老人父子盡心力竭財貨市
木他山晝夜不少休如是者越數年文廟告成章守未
期月以憂去繼後者白珩助成之先是細人齟齬予聞
之進老人父子而告曰成大事者置浮議於度外老人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十四

三百八十一

由是心益堅工克就又四五年予過漢州老人已辭世
謁文廟仰瞻巖巖翼翼壯觀雄偉視他州爲冠焉十四
年州學教官闕成都府儒學訓導余彬署學事請記於
余烏敢辭哉唯孔子之道上下與天地同流明綱常於
萬世使華夏蠻貊皆知君臣父子之道如天冠地履其
分截然不可易也歷代尊崇廟祀天下忠臣孝子接踵
問閭我朝列聖重道興賢時祀有廟育材有學視學穹
碑雲漢昭回天下之士爭先快覩以古賢哲自期雖海
隅徼塞咸沐浴聖化生養安全之天豈非文教誕敷之

盛與嗚呼休哉廟經始於七年十一月落成於八年十
二月木石鐵瓦工食之費白金以兩計者二百三十廣
漢大郡儒學文廟一新易氏父子首倡義爲之非豪傑
不能也易氏編氓見義勇爲大丈夫受朝廷民社之寄
者皆若人焉卓然自拔風俗安得不厚誚語箕帚之薄
何自而生凡厥多士遊庠序者可不自勵耶老人名仁
禮其子名孟先孟洪是爲記

漢州重修城圖記

州牧李鼎 貴溪

廣漢之郡去成都百十里當六縣之交實衝要之所三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五

百七十九

國時蜀漢劉璋築之保障其地歷年既久舊址僅存天
順癸未盜起安岳等處蜂屯蟻聚流及州縣秋九月廣
漢亦被擾明年甲申猖獗尤甚爲民牧者皆預操民兵
修城池以爲預備之計然用民之力必得其人以董之
斯不勞於民而功可就矣是役也謀議克合衆心既同
王君瑛實董治之始工於是年二月十有二日訖工於
四月十有五日城高二十尺袤延二千餘丈因四隅而
建四門就四門而起四樓越兩月而工告成其勢巖巖
其形圉圉也誠一郡之保障而萬世之清衛也州之

士夫羨王君之功者命工繪圖徵予言以彰之予維諸侯城緣陵春秋書之山甫城齊詩人咏之其所以書之咏之者蓋所以大其功也今王公之城廣漢也士者得以居其居農者得以田其田工商得以業其業郡之人不惟一時蒙其利雖千萬年之久亦尚蒙其利也其功之大信可書而可咏也第予不文言不足以爲重輕然願有告焉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和不如人和高城深池信以得夫地利矣然欲得民心之和而相與守之則予與王君又當交相勉也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三

三百六十五

覆護房公石記

州判

陳章

洮州

立覆護前唐廣漢刺史房公石者乃後刺史河南祥符柴公廣也房公治廣漢多善政去後而民爲立石號爲房公石以誌不忘公惠愛之意焉我柴公亦有志於房公者也恐歷久就湮特爲立亭覆石以護之噫使後人覩柴公覆石之意亦猶今人覩房公石之意也此記

鄉貢進士題名記

提學僉事

陳良弼

三山

欽惟我皇明有天下肇基繼統聖聖代作其圖治敷化未嘗不資乎賢才故建學校設科目而教之選之之道

既備且精由是賢才之出居台輔領庶職濟濟鏘鏘布
列中外舒翹揚英竭誠殫慮而贊成熙皞之治足以比
隆唐虞三代之盛也審矣夫士獲與於斯雖云氣運所
關出處有時然亦本於己之積學功至而師儒造就之
有方也若漢按圖治山川毓秀莫盛往昔第我朝自洪
武永樂之年經歷十餘科而登名鄉錄者僅六人天順
閔予奉勅提督學政於蜀方慮漢去成都甚邇爲州頗
大何人才未廣耶會泰和李槩爲州學正至則盡心乃
職教誨不倦諸生始知務學爭相濯磨期底於成己而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三

三百九十六

予按試之則咸有進益成化己酉聖天子嗣登大寶之
元年適大比諸生万璧遂捷取鄉選歌鹿鳴而脫穎駭
邦人之視聽宛若瞻景星而覩鳳凰也意者謂廣漢人
才自是而盛矣槩惟科舉題名自鴈塔始蓋亦激勸獎
勵之道寓焉闕之匪宜且璧旣舉矣繼者可期因謀立
題名之石請記於予予將求忠告之言以復或進曰科
目題名惟中進士選者所可爲請於上立石太學所以
榮之也若鄉舉者免焉可也予曰嘻是大不然科目題
名於石豈徒榮之實所以警之也夫士旣由科目而出

貴有爵富有祿必思有以供厥官盡厥職務厥政使德業聲望由此而著焉則人必指其名而賢之可謂榮矣苟反是則人必指其名而議之辱莫甚焉孰肯舍榮而取辱哉其警之也爲何如然立石太學示於國都也立石泮庠示於鄉里也既示於國都又示於鄉里則警之至而厠名其閔者寧不惕然思悚然懼而力於善弗敢躬蹈不違於所賢而墮於所議哉將見國家所用者皆眞才而學校之建科目之設胥爲無負矣然則鄉貢題名之石烏得而無耶或者退予遂以是塞概之請矧予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三

三十七

於概有師生舊好且稔知其端謹有學行典是州教不忝而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宜併書

重修開元寺記

彭希霖

西昌

州治東北有寺曰開元唐開元二十六年通悟禪師廓其地始建故寺名開元元季燬於兵無遺構國朝寺僧法坤慶賢經營以復之殿堂門廡高明宏敞像設崇嚴彩繪鮮麗蜀之盛刹不是過也歲時州之官僚爲國祝釐爲民祈祐必至於此殆百有餘年敝壞甚矣州守大梁柴公廣節判陝右王公瑛蓮幕姑蘇徐公寧因其舊

而修之上佐國家下佐生民其爲政之心可謂宏矣哉
世謂佛之道以濟利爲用利國利民利之大者也自其
教入中國千有餘年信用不疑凡士之爲政惟國家生
民是利是圖則諸公之與其寺豈爲一己計而干福澤
邪然其教在於絕嗜慾務清淨始焉爲己終推以化人
從其教者專用其心於恬澹寂寞可謂淳古無事之俗
而吏治可簡刑罰可省矣諸公之重其教意或有在於
此歟寺之建始於通悟禪師繼禪師而復興者法坤慶
賢也今因舊而爲新固諸公之心又有僧正如真海刻
厲勤篤而繼法坤慶賢之志竭力而遂諸公之願也寺
修畢真海求余文刻石用垂不朽故爲之記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

記

无

五百七十九

修南軒書院記

劉京

先是正德初吾友鄖陽守胡君倫謂南軒先生爲宋大
儒至今與晦庵先生並稱而無祠乃謀立書院於城之
右欲後生依之有所成就無何就地幸庵彭公壬申統
兵來蜀謁祠下思大之而時方用武未暇今上踐解之
九年新百度鼓舞天下勅有司追崇古今忠貞賢烈並
表其後先生墓葬衡山祀典久虛寧鄉尹胡君明善緣

是建祠崇奉竝求其後以主祀事未之得適侍御岳亭
劉公理戎於蜀胡謂廣漢爲先生故里意必不至乏紀
因白之公至卽移文命州訪之亦未之得公深用爲慨
去冬沂樂湯公擢大理卿北上郡學員以修舉請公與
大參儀封劉公憲僉武昌孟公皆可之命成都二守尹
君袞通府桃源印君緯往視嫌其僻陋卜地得諸房湖
之北岸方謀經營而岳亭劉公繼至詢狀遂深契前志
卽以完績委尹於是提學憲副貴溪江公至亦贊成之
尹旣承命復以其事白於太守宣城王公遵通府滇繆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三

二百九十五

君白推府旆陽杜君大江而諮其所宜反以材木不給
爲慮衆請毀淫祠者數尤以乏人任事爲慮衆薦州之
善綜理者包永盛趙珊秦蕙袁本林皋劉陽山李時李
楫丁瓚黃庭賢凡十人尹乃授以官資之出者半淫祠
之毀者半而命之曰堂欲高而明則神斯靈惟爾永盛
治之寢欲廣而邃則神斯安惟爾瓚時治之齋欲虛而
白則士之學斯達惟爾本治之門欲其巍則由斯肅惟
爾楫治之牆欲其高則美斯藏惟爾珊與蕙治之若爾
奉與陽山之治是橋與池也橋欲洞洞然則流斯活池

欲淵淵然則澤斯深若爾庭賢之治是坊也勿徒巍巍而欲其朴使觀者知爲先賢之居在是而已而總於州牧涇陽王緒及司訓石屏李玉焉由是偕諸人率州之供役者夙夜事事自十一月至今年季春尹君悉意規畫凡三視之而竣吾黨之士咸謂百代曠舉不載之石則來者何觀予方樂其盛而不能以不文辭乃勉爲之說以告之曰諸君其知所以學先生之學乎夫先生之學孔孟之學也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先生則口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有所爲而爲者利也是義利之訓雖已詳於孔孟然秦漢以下學者未有喻之若是之深切者也朱子謂其擴前聖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蓋以此故必先明乎此而後可以入道使徒日誦其言而不知以以自用猶買櫝而還珠也夫如是則雖日拜祠下奚益皆曰然是足記矣遂記之

鼎新靈公橋記

州學正 鄧友 陽州

廣漢鉅城東北五里餘有廟曰炳靈王祠廟左前有橋曰靈公橋西連蜀郡北達關陝往來當道士夫驛使商

旅絡繹不絕誠要道也舊有徒杠不時損壞行者有負
躓之苦但遇當道歷節一次地方修葺須苦一次搔擾
甚大有司每欲求巨石以鼎新之以圖永遠計工費餉
食值銀百餘兩力役不與焉連年不就兼路道衝要人
民困乏是以弗果本部六曲鄉民塗翁文顯目擊其患
一日喟然歎曰一橋之工雖小往來艱辛甚大予豈可
吝百金乎遂自宏治庚申歲起工取鍛取砥以爲之匠
曰公發心誠善但本郡無石須得金堂峽口石然後可
白金八十兩食米二十石人力數百餘無始終者不成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三

無堅意者不成公再圖之不可中廢公曰天下無難事
人心自不專耳匠言切中時病予豈若世之守財者乎
乃偕匠往峽口取石不避艱辛不慳貲食歷數月得堅
固石百餘條爲洞者三石皆平鋪其上橋得落成時耆
老相謂曰塗公之功不可泯滅當勒以垂諸不朽予惟
道路通而行旅無阻滯之歎橋梁成而人民無病涉之
虞所爲之善不多所濟之人則衆存是心成是橋匪直
爲一世人物之利其功其惠曷有極哉昔宋郊渡蟻魁
名天下楊實救雀受報於身利物尚然况利人乎公利

兼人物其獲善報不尤愈乎予素樂成人之美道人之善故表而出之

重修土主祠記

楊治

廣漢舊有土主祠在城內州治北自唐迄今八百餘歲昕夕享獻爲一方保障歲時久歷棧題傾圯丹堊朽剝甚爲慢瀆僉議茲祠鼎新須獲忠厚謹敏與輕財重義之人然後出納惟謹經營協度無何嘉靖壬午關西道人王教坤脫塵訪元雲遊方隅慕峩嶠青城瓦屋諸名山往來登覽詣此市藥遂定居焉士夫樂與之交一日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三

三百六十八

謀諸祠中約會友侯佑劉希易袁文朱屏楊琳張田劉希簡聶少書揭尚義章表趙一琴鮑祿共新是祠癸巳聚材鳩工殿宇重整神獲攸躋繼復謀諸祠中會友牟誥李元和李聖王憲章劉羽郭自治王應祥趙遵塗澤民再新是祠乙巳積銖度寸寢宮清闕神獲攸寧又繼而以市藥餘資謀諸祠中會友王階楊道南王問臣曹思孫聯劉觀潤補苴是祠而香殿兩廊前路照壁無不軒昂完美自此鐘鼓鏗鏘春祈秋報神獲永賴道人勤十歷寒暑功始心始遂以是觀之宇宙內事奚必

假勢力者所能濟哉心苟弗專雖富將鈞石貴等王侯
安能合志共壽以垂譽於弗朽道人倚神以宅身修祠
以受神所謂忠厚謹敏輕財重義者非與諸會友雖隱
顯不齊尚與同好今祠宇鼎新神人胥慶非徒爲侈觀
已也予猶有深望焉蓋龍盤虎踞青臺翠微東阡西陌
高黍下稻地靈呈瑞茲神之分也義爲路禮爲門道德
以崇基法度以周垣讓畔讓路相友相望茲人之分也
允若是人資神以呵護神資人以血食兩何負哉脫或
生物未榮人民未奠流移荒蕪淫潦污塌責在神焉毀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三

三百七十一

瓦畫墁城狐社鼠縱吞謀之計肆離析之奸責在人焉
是故理陰順陽一機也事神治民一學也今之深望於
神與人殫厥分釋厥責庶有裨鼎新之制而將來之爲
道人者亦有所效云

姜詩孝子祠堂記

楊治

嘉靖庚戌秋予訪遂寧楊太史名隅謂予曰姜詩孝子
夷陵人有祠有泉有鯉予且信且疑壬子冬北上舟次
夷陵州守周公贊潼川人有舊雅畱三日子徑渡江謁
孝子祠岩曰孝子岩溪曰孝子溪山川環抱松蘿蒼鬱

中爲孝子祠登堂展拜剝苔折蘚見碑記爲遂寧席公
篆先任州守時作祠不知建自何時正德末荊州別駕
林公弋者署州事重修楹宇一新林欲行奠禮未審稱
謂蒐尋穴洞見牧童炙火坐一木板林公視之乃云東
漢江陽令姜孝子神位始知孝子以孝廉補江陽令後
避紅巾賊寓居夷陵江之南祠前一井填塞已久林公
令起土淘沙三日後汲水一桶有二鯉焉遂奇之孝子
去今數百餘歲填塞之井初汲之泉安得有鯉可見孝
子養親之篤天地應之鬼神護之隨處通靈隔世徵驗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三

三百六十三

猶且若是其在當時竭誠養母泉鯉真跡動人心之欣
慕又弗知其何如矣昔楊太史之言於今方信謬書一
律於祠孝子祠堂倚石屏高林晴日透烟微當時不避
紅巾亂此地何緣赤鯉飛政合江陽分帝島夢回廣漢
慰親闈山靈萬古餘輝照贏得漁郎和擢歸嘉靖壬子
鄉後學楊治記

新建五顯廟記

楊治

今夫天穹窿上浮塊圪無垠人被畔蒙稊米磨蟻然天
以陰陽之氣被諸人蘊而爲聰明正直之德人與天合

上古風熙俗龐比星可封人能承天末世矯僞游熾參
以智角以力惑以利欲褻天慢天殆甚弗獲已天迺以
賞罰之權寄之君華袞鈇鉞遏惡揚善俾人咸遵蕩平
罔罹偏黨厥法至嚴及華袞鈇鉞闕有遺漏弗獲已天
迺以禍福之柄寄之神善以福應惡以禍應禁伏保安
毫髮莫爽厥法益嚴何者人雖頑冥聞人談神悚然傾
聽一入神宇惶惕弗寧是神之威靈潛啟人之皈依凡
有知識者難逃神之鑒灼理勢必然矣嘗聞搜神記悉
曉五顯尊神充滿天界克全聰明正直之德持禍福之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三

二百九十六

柄旌別善惡之速威靈赫弈於六合倏忽變化彰往察
來幽贊華袞鈇鉞所遺漏功實偉矣祀典烏可缺我廣
漢城內西北隅多隙地先是義士何金貴立一後殿鑄
一五顯鐵像關中僧人海玉樸慙人也雲遊憩此欲恢
宏以爲焚獻計謀於衆咸信從遂挈鉢執疏經兩寒暑
積銖累寸誅茆登石鳩工測景經始於萬歷己卯十月
落成於壬午十一月中爲正殿後爲亭爲寢爲左右廊
前爲門爲橋爲坊鐘鼓謹錫香燭焜煌一方壯麗萬代
瞻仰五顯尊神莊嚴孔安矣神安則僧人之功完吾儕

之事神如斯而已乎夫禍福原於自求聖狂分於一念苟徒致飾於俯伏享酌之虛文而隱微獨知之地恣肆坎險方寸與神悖譴責隨之真可畏焉是故率五常之懿敦五典之倫庸五禮之節敬五事之司順五行之令窮五經之文隨處體認因時檢點言行相孚終始罔閒庶乎陰護默相膺五福之榮蠲五刑之辱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茲義也匪獨事神已也忠臣之事君仁人之事天胥出此焉吾儕尚懋之哉

重修漢州儒學記

周洪範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三

州守劉侯諱琮號忍齋安成世家也蒞任廣漢三載政尚謹嚴庶務振舉見學校歲久敝缺欲改作之遂請撫按諸上司皆報允乃謀及僚佐集郡耆民分理其事自敬一亭廟廡齋堂以至號房廳舍缺者補之隘者濶之建鄉賢名宦祠豎櫺星門外二坊射圃泮池牆垣一一華備工始於戊申春卽落成於夏由是州學煥然庠友感其德欲識諸久乞予記予謂重修學校其事匪細是宜有記夫學校乃養士立業之所有司重務或者有坐視頽敝漫不綜理者是不知所重也又有飾貌弋譽矯

公遂私勞費雖多而成功則少者亦病民也又有徒事
修理計算失策任用匪人者亦廢事也劉侯此舉材木
價值與眾出入卷案簿籍歷歷可查纖毫侵漁之私絕
無也且所任者皆富而尚義不苦力役防範精固嚴密
任使又得人自樂事勸功計日而成人多功少之弊亦
無也廣漢路衝民疲古稱難治劉侯於應理倅僦之中
畱心學校是識爲政之大體急有司之先務者矣夫修
學者守令之任立教者師儒之責修學立教而崇德廣
業者庠友之事也諸友由此耳新所聞目新所見相觀
而化可大可久他日爲龔黃卓魯伊傅周召措斯世太
半之業者胥出此焉是謂以人事君劉侯有之矣且侯
厥政多美如省里甲之費釋囹圄之冤政平訟理民安
物阜固昭昭在人耳目而學校一事乃其所不可泯者
固宜傳諸久遠以爲有學政之責者勸是用紀之堅石

漢州題名記

州守

張文淵

貴州

州舊有題名碑載守二判一幕一四人以前畧弗書四
人以後無克繼書考州乘守自賀侯貫至文淵四十四
人同自于侯秉至侯珣四人判自王侯顏至夏侯惟寧

三十六人幕自李君恕至汪君量二十二入夫同判倍守反少其四幕與守將反不及其半蓋秩降則紀畧世遠則籍亡僅得名者約一百有六人命勒諸石界爲三級上守次同判次幕籍貫遷擢類勒名下方未勒也予忽忽爾索珉及其勒也予融融爾喜名旣成勒也予惕惕爾懷懼蓋釋晦解褐躡級膺榮名也楷紀耀刻盈碑積礎名之名也稱達而履弗躓人有知而內有所愆名之名也題名丐榮乃獲名之名之名寧弗題乎諒矣哉今之爲守令者所崇有三善三善基名所懲有四忒四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

記

三

三百九十

忒蠹名奉公恤民上弗干紀下弗擾生是曰循善解盤析紛知辨慮徹起廢植地是曰能善孚誠篤已廉取辨予甘苦樂淡是曰廉善淫刑以逞爲殘忒焚黷自計爲貨忒傲惡聞善爲偏忒譎詭弗篤爲虛忒君子善所善忒所忒是故名在石實仍在人將目爲不朽小人善所忒忒所善是故名在石而反聚指翕怨人將不樂有是石夫題名碑題實碑也題名而至於不樂有是石名之名之名之累也予三年有事茲土同列茲名其能不朽乎將不樂有是石乎予因惕惕以自警

新開清白堰記

宋繼祖

予周視廣漢數百里皆肥沃之壤高不盈丈尋下不及沮洳金鴈沈犀環城而瀦連山石亭白雲襟其東馬牧清白帶其西分堰七十二處耕者力不必盡器不必具糞不必多逸於有獲苦於賤糶沿習而趨避情貧且逃者沃土之勢然也距州南十五里有巨鎮三水關關側盈望如砥鄉名六曲碑揭義村林木蒼蔚岸水盤紆亦可樂之區也第人事蕭疎田園荒穢西竄東奔乏安土重遷之計詢之則曰尾黃土堰之末馬牧之水截於上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旱

三百八十三

流軍民錯處護衛參之稼愈減而差愈重自乙丑之初迄丙寅之夏旱魃爲災殺稼焦禾勢彌熾矣馬牧西麗清白江僅一洲之隔哀彼有餘益我不足何不可哉時郡侯王公文章發科視篆三月政教大行事有關於民瘼者悉心殫慮而不憚其勞予謀之卽慨然冒暑曰苟利吾民遑顧其他遂相度地宜周咨忠告分隸工作梗者諭之弗堪作者出公儲以助之役如渴之民決望外之波勢不期齊力不期倍擊工麥秋之初落成鷄火之次雖慮始之難而擇勞之不怨矣未幾雨河皆兩赤地

爲雲易荒以熟同死以生衣食千百家之口迤邐萬年
之久王公之功顧不與此水相不朽哉嗚呼人官之能
天以之時地以之利不有張公孰開馬牧於前不有王
公孰通清白於後哉考之清白江以趙清獻得名發源
岷山卽李冰鑿離堆堰都江之所南供數州東出三峽
其水適與王公之守相符名之曰清白誰曰不宐

創修清白堰并寶蓮庵記

蔡心一

州城南十五里許鎮名三水關關東北隅爲義村中有
古刹曰寶蓮庵庵之四望厥土中中厥水下下而厥賦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三

俱上上焉中有魏氏監土亢收薄終歲勤動不足供賦
役之半乃擇地堪樹果者種粟千百銖用襄侯魁於時
司牧者洞悉之正賦外毫無他擾居斯土者猶得稍稍
撐立迨嘉靖末歲魁而民愈窮派繁而上鮮恤民半逃
而田多就蕪適魏氏有心計者乘余師雲麓宋公致政
初歸度其必不深諳土宐也而賂中售之余師果不苛
察而慨成及蒔插始知賦上土中而水則下也不得已
廣濬洫謹隄防製桔槔罔不備至私人公輸僅支數載
遂思賦必資田田必資水水必資源源不深何怪流竭

加旣竭田與地培耳賦何堪之倘一加雜擾能保宋
之不魏耶乘隙約生員李元和相度見清白一江發源
離堆沿江諸堰適自茲止且僅隔一洲排決甚易導彼
堰外餘波甦此類災亢土奚不可者尤悲鄉民難與慮
始仰藉郡別駕王公諱敬賓者董於上諸買溝鳩工等
費余師悉以身肩之而不盡責償於軍民未越月大功
告竣易焦原爲水鄉變磽土成沃壤轉通負之域而盡
登庶富之區吾師之功固不偉且永與時合郡軍民與
元和輩德余師功欲建祠庵中余師堅辭乃止但擇僧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四三

之行端德澄者主庵事以便修堰者議工棲息余師暇
則如李公擇讀書白石庵倦則如石曼卿偃仰捫蝨常
則又如謝靈運教授生徒於石壁庵其咏弄之懷逍遙
之適真有三公不易者奈樂未幾而余師且仙遊矣幸
繼之者得余甥省庵善成先志遵父貽謀毫不敢越且
益擴前規肖像庵側用妥師靈竊恐後來無以悉顛末
也問記於余余悚然而歎曰余師不鄙地之磽亢而慨
受之卒能展壯年未盡之經畫俾饑渴待拯之域一旦
悉措之飽康之鄉又得克肖如省庵者擴師志之未竟

是父作子述利己利人之道也又何悲乎土之中賦之上而水之下也余意堰之通塞庵之廢興不係記之有無乃茲之懇懇無乃為後之俗僧庸眾人設也蓋人之創始誠難方來者誠仰體而以時疏濬之擴大之則記可無作也若不能而在其淤蕪之傾圮之廢奪之烏在其為善體首事者之心而稱肖子與良民也哉敢備附之以警將來

新修姚景橋記

州守楊京

廣漢郡治西十五里許巨鄉長樂路通錦官以橋達京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

記

三

圻有水橫亘其腹俗稱為高橋源出丹山逶迤而來冬春二時不為患也至夏徂秋則潢潦泛流往者厲而來者滯每歲梁以土木然而未完輒敗四方交集萬民告困誠弗利也嘉靖甲申鄉民姚景者二子業就乃曰斯水為吾塗患久矣早歲有志未成成斯志其在斯時耶遂捐貲鳩工斬石欲為石梁若干洞百凡料費取足於已弗累於人卜十月興工以事告予予拒之曰九月徒枉成十月輿梁成乃舊典也公務也民不得以干之今子以一橋而掠其郡大夫之美詎宜許耶然子利人濟

物無勢迫之若有樂與之心可謂善矣亦不子拒子往
勉之越明年乙酉春二月景復告曰梁成矣敢乞一言
爲記予往觀焉見其規模程式宏壯堅緻免昔日濡軌
溺馬之患獲億年履道順適之安是豈可湮沒哉因以
姚景之名命橋使往者來者將指名而誦之曰姚景橋
傳播州閭膾炙人口厥善匪細嘗讀易曰積善餘慶書
曰作善降祥今子之善天必有以報子矣雖然物久必
敝敝不修必壞壞則子之利弗能久也使子之爲子若
孫者繼繼繩繩以成子志則斯績也愈垂於無窮愈盛
於無既積慶降祥可勝言耶故筆以爲記

漢州志

卷三十五

藝文記

器

二〇三十一